迂書 四
叢刋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七十二丈

論蠲恤賑救

或曰每值凶年賙救無策上下束手莫知攸措自古雖曰賑恤無上策豈有如我國之甚者乎此而不能變通何以保民

荅曰積儲者天下之大命而我國則理財無法中外赤立寧有賑恤之善策乎雖然果能立經陳紀一新治規則丁田稅課皆是積儲之本夫然後外方倉庫方可有存留錢糧有錢糧則蠲賑不難矣

試以土田言之我國元帳付不下一百四十五萬餘結剋去免稅之規括盡隱漏之田每結合均徭米捴

徵三十斗則一年稅入不患不多矣酌定起運存留二項十分中幾分起運幾分存留州縣以待歉年則賑濟保民沛然有裕矣

或曰然則以其存留米賑救乎荅曰不然三年九年之蓄國之大計何可盡發存留米賑救耶

大凡凶年救民之策莫如平市直市直不踊賑救中第一事也國家宜立格令定制若值凶飢之年災重處則當年起運宜以存留米補足其數以供京師之用被災州邑分輕重為二三等然後大同田稅以錢代捧而每石折徵幾許如豊年米一石市直三貫則

之次邑一石折徵三貫尤甚邑一石折徵二貫半則
米直自然减歇民間猶有米粒煦沫稱貸手業謀生
買賣不至於斷絶細弱小民可免束手餓死其為賑
飢之恵莫過於此矣
或曰此固恵民之政而但監司守令皆欲私其民虚
稱大侵以請折徵則税入大縮經費匱竭將無以支
過矣荅曰不然此非平常之嵗每每輒行者也有大
侵之年有失稔而不至泰甚之年有平常之年不可
一槩論也平常之年雖有一道中若干邑入於尤甚
之中鄰近農形不至大歉則市估必不騰踊買賣必

不阻絶此只可賑救而已不可許其折徵也雖大歉之年亦必有彼善於此者只當許折於尤甚處矣秋後八路農形大綱户曺知之豈徇監司之請猥濫許施耶果係大歉則邑里皆空指徵無處守而責之但招民怨而已曷若平其米估保其遺黎以裕来歲之稅耶且今之格令亦或有許減大同之䂓所減雖多蒙惠則鮮而此則米直既歇人皆霑惠實徵錢貫可充經用又非全减空失之比也子何疑於此乎或曰我國所恃為賑資者只是常賑兩耗加資帖守令自備穀而已此外有可變通措据者乎

荅曰兩耗至鮮少何能有濟加資帖無人肎買自備
穀痛悪無比何可恃此而救民乎
或曰幺年鬻爵自古有之而近来民不願買何也荅
曰名器賤如泥土何恠民不之買也大将軍告身緫
易一醉況納粟堂嘉善乎國家貴之則民貴之曷不
思所以貴之也
官制不正則正職猶不足貴況軍銜散階乎況納粟
虗名乎官制既正則人不敢僥倖做官而正職如天
上之物矣剗去軍銜散階不賣堂嘉善則粟官之貴
不翅過於今日之正職矣夫然後方可論鬻爵賑民

之政矣
天下事豫而有備方可有功凶年鑿官臨渴掘井之類也宜於豊熟平常之年量其地方民户多少設立倉厫募粟以備凶年可矣
以千户之邑言之酌定募粟幾千石爲定額納三五十石米者授某階某郎八九十百石以上者授醫譯筭畫莠未八流衙門某品某職至某品某官而止並皆添註不支俸不管事輸米至百石二百以上者使得掟爲義民立扁於門冠帶于鄉米充本額而止凶年以此賑民又於平常之年募粟充額如前之爲可

矣或曰聚米既多糶糴病民矣荅曰勿論存留米賑
飢米宜出陳納新或充發運或充公用或充官吏廩
給次次搬易以準本額留儲可也何必糶糴
賑恤一事决難以國力盡活飢民商法一成車船並
行貿穀大商幺年運米千百石米穀則雖一升取利
一文於渠爲大利於民爲大患我國外方其有貿穀
之商乎此所以商法之不可不整車輛之不可不用
也穀商既盛則本邑必無閉糴富人市直不踊自可
知矣
或曰募粟授官固出於凢厥正人既富方穀之意非

專利其米也但先王之政莫尚於尊年尚齒若無壽職豈非欠典

答曰年七十至于九十以上宜授里士鄉士社士州縣行鄉飲酒禮而禮請叅會以其年高有德者爲賔僎老病不得来者加賜酒肉可矣

或曰守令自備穀何爲痛惡答曰守令何以自備天墜地湧而得耶皃輸神運而来耶不過剋剥本邑之民奪取市儈之利畧備空殼荒穀虗張名目賭取賞加而已民是國家之民元非守令之民可救則極力以拯之力不逮則任其自生自死可也何可區區藉

賴於守令之自備穀也

或曰守令或捐俸削廩瘠己肥民則豈不嘉賞乎荅曰旣給俸廩又奬其削廩賑民則初何必給俸廩也以此釣名者決非廉吏從以賞之成何國體監司御史以此襃啓奸猾安得不滋長國體安得不墜壞也

論宣惠大同

或曰宣惠大同盡袪防納刁蹬之獘豈不甚善荅曰此不過一時癈法也自古有賦有貢大同變貢為市易雖有利益其害亦多安得為十全之良法

貢法本無不可行之理刁蹬防納出於無法而然也

試以布学綿紬等各種土産言之各就出産處定給
元額貢價每疋定估幾兩一道合為幾運幾綱直納
户曹户曹監收儲置逐節進入則刀蹬之弊何自而
生而我　朝遵用麗朝其入法之弊風上而進御下
而各司所用皆令各邑擔當進納侵尅操縱之門不
勝其繁此豈貢法之不可行而然哉夫使外邑疲孱
官吏直納物産於諸上司侵漁黜退之患自是必至
之理也

且以牛羊猪羔鷄鴨菜蔬果實雉兔之屬言之此豈
出給濫價貿用之物耶近京膏腴官地如牧場等處

及山峽祡塲募民劃給官給畜種使之孳養設令種
牛千頭一年取用孳生牛幾頭種鷄萬首一年取卵
幾十萬箇蔬果祡幾斤而嚴爲禁令如中國應禁山
塲歲辦物種官地則民有畜種孠利國家不費一錢
而進排不鈌何有剥取窮民辛苦耕穫之米濫定累
倍之價貿取於貢物主人之理乎年年計給無有限
極國家經費以此難支國初之定貢案後來之設患
廳也當事者見不及此而然也
且以貿易言之平準之權當在國家市物定估宜出
有司而我國則四民之業不分商販之技不盛物值

貴賤唯在商賈利孔之出不知其幾國貧財竭理勢固然雖以公家買賣初不得爲定制定限優給無限濫價一魚一果幾費一斛此豈近理之事哉

或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豐賤有時不同何能爲定估乎此所以優給倍價使之恒常進排者也答曰金貴銅賤固物理之不齊者也至賤魚果有何每給倍價之理乎崇尙門閥故四民之業不分四民之業不分故買賣不盛買賣不盛故物值翔貴物值翔貴故貢人敢要濫價豈不可痛乎凡所謂物貴者不過暫貴而已本無絶種之理而商販大盛則所謂貴者不

貴四面輳集必矣凡干市物宜以幾等分定市估以
置每當四季市官與法府諸官會評物估平常之年
給本等稍貴則進次等又稍貴則進一等派給可矣
若然則物估有常經費有節不如今日尾閭之洩矣
或曰優給貢價殆類劉晏優給船脚耗不如是則不
足行於久遠矣荅曰船脚之耗為其販塩之費運米
之勞也所給雖多所獲之利百倍可以富國安民故
也今之貢價剥取民脂以肥游猾市井所出常多所
入恒少此乃耗國剥民之獘也安可此以同之

論常賑二廳

或曰常平賑廳萃合財穀一以辦格外公費一以賙救凶荒其制周密矣答曰常平不過奪取耗穀轉殖以用耗外取耗爲弊已甚各道營閫從而效尤各置還穀民尤受困此豈可行之事哉今若革去常平凡干還上盡歸之於元會付而耗穀則計給守令俸廩其它公費並以存留之米稅課所徵劃給會減可矣至於賑廳尤涉可笑監司守令乞貸錢貨作一市兒貌樣而大抵入於私槖何嘗爲惠於窮民乎且以監司言之必有勢力然後方得優貸守令亦然旣曰賑廳則亦當均惠何爲只觀守令有勢與否乎遍貸則

勢不及偏僨則恵不均假貸往来從中耗失此真兒戲何謂周宻

論火田

或曰子之所論田政亦不過可施於正田而已至於火田陳畊無常有難爲額田之法矣荅曰火田之多流民之盛國家莫大之憂也火田之禁禮經所載中國特嚴其禁我東則法不勝民誠可慨然山自山田自田畊食平地足矣奸民冐禁縱火焚山到處山川變撥覆沙成川之害日以益甚千里蕭條所見極慘羽毛齒革材木鉄物漸漸絶貴山腰以下耕食之令

尤極寒心既許山腰則火不延於山頂乎宜以嚴法重刑痛絶其弊依中國山場禁標之例流民安挿之矧永立定制毋至於滋蔓難圖可矣

或曰火田之弊誠如子言而但今生穀之土盡墾而粒食益貴至於火田漸盛今若痛禁則生齒日蕃生理日窘人無以支活矣

答曰地狹人多生理窘迫之說吾已痛卞其無理矣今子此言出於不識天地生生自然之理故迷惑如此矣天之生萬物也俾人居土俾魚居水俾禽獸居山生齒雖曰蕃盛豈有土地不足粒食難繼之理哉

若使平地果不足於耕食而必須違天地之性縱火焚山而食然後方可支活則天之所以區處人物之理爲不足信而先王之禁火田斧斤之以時八者皆不免爲狹隘迂濶不近人情之政矣天下寧有是理也歟

今之流民日滋者畏避良役之致也若袪良役則流民自小矣流民自小則火田小矣從而禁絶何難之有

論課種桑麻

或曰古人勸栽桑麻不下於農有露田桑田課稅之別而東俗全不勤桑何以則可變此俗歟荅曰桑之

為利實非棉花之比不待良田不費糞鉏自得衣被之利而習俗不勤桑麻絶罕可勝痛哉今若釐正户籍如吾所論則民之基垈廣狹旱田多小不患不知一以田畝多小督令種植可矣

每一里令種幾畝桑棗秧一里内共出人力運柴燒地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分栽而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以土地之數遞減栽種非蚕鄉則以棗栗麻苧藍靛之類隨其土宜務令勤種官員抽籤摘奸不種者並折色督徵栽種數目造冊報于地部可矣

或曰此雖美法其不擾民乎答曰孟子以爲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若不栽種桑木自生乎或曰意出於厚民產而罰其不種者折色徵稅可乎答曰不毛之罰昭載周官歷代行之有何不可乎

論免稅保率之類

或曰田稅雜頉盖出於宮家免稅之漸增何以處之答曰田結並隸地部宮家劃給俸廩可矣夫王子公翁主之富貴自是分内事而旣無湯沐之奉内需戶曹之物又不可任意賜給而常祿與外朝同只以百餘結賜俾誠難支過矣愛欲其富上下同然折受

恩賜何以防塞此所以免税漸增者也今若永絶折受賜牌之法定以歲祿則雖一房一歲定以千石之米一二千貫之錢亦無難繼之患宮家得此何患於貧乎

或曰厥費夥然何以支給乎答曰雖以麟趾極盛時言之出閤 王子公翁主不過十餘房矣何足以此憂經費之難支乎至於 王孫之世則停其歲祿但給本品宗祿可矣若此輓近免税折受之弊則其費孰多

或曰復户之類何以處之答曰正軍之外不可給復

如各處召募軍民書院祠宇直等不緊之流幷皆革
罷其外人吏皂隷等雜色並皆支給工食役價可矣
或曰其費難支矣答曰曾前則全無所給白地使役
乎且以吏隷言之雖曰支給亦當沙汰定額有何難
支之理哉

或曰如子所論則更無定軍徵布之政矣許多保布
公然勿捧可乎答曰徵布軍卒是何治法夫以一國
之大一年經費只靠六十萬疋軍布國計可謂哀痛
百弊由此蝟起一倂掃去大均民役則以一國丁錢
稅課反不足於經費耶夫生財有道理財有法苟得

其要何患無財而子反窃窃然憂其經費之不支眼孔何其小哉
或曰京司經費全賴保率如留吏諸負之層已極夥然以唱準保言之亦至數千今皆革去其保一一支給其費則國計豈能支當乎
荅曰其中不可無者自該曹酌給若干可矣而至如唱準則尋常未曉其故今請言之可乎夫中原物力夫豈吾東所可比方而未甞設置印書之局每每印出如我國之為也東方書冊稀小國初猶有人文鹵莽之歎故範銅為字欲為廣布書冊之計芸館之設

盖出於此而豈知末流之弊為百姓難支之端乎書冊印之又印徒作賜送之物至於新出雜書三國志之類亦皆刊行近来則私家文集亦請開刊剥取民脂為此不緊之事此何事理

或曰然則進講經書何以印用荅曰已印者已無數矣設有印進之事刻手冊工並隷工曹常時則不給料布只於印進時支給工價而計其件數只令備用講筵而已餘件則不當印進如是則冗費可省民弊可蘇矣

或曰只於印役時給價則此流何以資生不廢其業

乎答曰京外若設生員額數則四民之業大分矣若然則書賈必然大盛矣必有開設書坊印書以賣者矣冊工寧有廢業之理乎書籍之廣布中外必百倍於今日矣今之唐板皆是書坊私刻不但北京十三省會城皆有書坊不但會城小縣僻邑皆然此皆有額生之致而新印惟恐不及翻刻千里必禁以其鬻書有利而然也

是以處地雖僻而文獻則彬彬勿論私家文集皆是書坊人自願刊出凡官府禁約條例式格之類并皆撥下書坊印布成書其中役書格令雖愚騃小户皆

可按式從事無眩迷之患鄉試入格文字亦皆傳刻以布以通報言之活字細板咄嗟印出彼中一年通報殆小於吾東一二朔朝報彼則一番排字可印萬張此則百吏齊書皆喫料布大字潦草費紙無限工費之繁簡省冗果何如哉

或曰雖設生員額豈有盛開書坊之理荅曰此皆庸人俗夫只覩目前之見也夫欲立法制者莫急於變風俗風俗一變則何事難做東俗之最可閔者非文非武假稱幼學之流也遂補生員滿額而止則全無才學者極其無味必思安身立命之術矣然而猝欲

躬親耕鉏則不但猶不無羞赧之心筋力亦必不逮
矣至於行商亦當如此矣書坊則其事不早其名不
麁有同即今之鑄字契稍有財力者招集册工印賣
書册必然之理也然而即今則猶持兩班躰面不肯
躬親印役而旣設書坊之後自然躬親監督矣監督
則自然均字排行矣均排字則自然與人論直矣論
直則漸成書賈矣如此則不但開書坊此外店肆亦
可開設矣此乃全無着落者之生理入門法也其為
利益大矣豈但革去保率減省冗費之患而已

論徵收貢稅錢糧

或曰今以錢布之觧納京司者言之該邑守令既不
盡心催督及期上送領来該吏又與歇家主人本曹
吏胥之徒多行奸獘不即解納其將何以處之荅曰
凡諸道錢布應納者本道本邑並自本曹成送格眼
循環文簿應解之數領納之限並成程限然後文簿
中畫爲十二格有閏則添一格每格將徵收錢布已
完未完依期未依期一併塡寫本書按格催徵管糧
佐貳官佐貳官按格催徵州縣州縣起送後本曹查
其文狀日月若到京五日之外不即解納先將歇家
主人坐以兜攬用奸之律官吏不即驗捧者亦坐以

收支留難之律至於市疋長濶丈尺斤數等苐並立
格式兩頭並織色緜邑名間道塡冩部送驗中官吏
姓名每疋用印着標收捧入庫則不但吏隷不得逞
奸雖盜賊亦不得刧去散賣矣至於守令之不冐用
心催納者雖得罪遆職不許起身令其單身留住邑
底盡數完納後方許出境勿論升降罷削一躰施行
竄謫者代曰其奴於縣獄五日一次杖責督其完納
其外亦當按其文簿以行住截俸廩之法以一道錢
糧摠數言之果若十分中幾分拖欠則該曺亦當䟽
劾管粮官之罪施以奪俸降級之罰後到三九黜陟

年分幷與守令以此考成升降可矣

或曰催科之政煩苛如此則中外官吏豈能堪其侵撓乎荅曰此不過户曹催督管粮官管粮官催督州縣而已所徵名色不過貢稅丁錢稅課而已比之即今軍役名色無限保布名色無限百各司無不侵督本邑還上貢稅之徵又每輪差頭頭人之流官不勝其煩民不勝其擾日夜喧聒頭緒千百者則孰煩孰簡而目之以煩苛乎

論兩西財貨

或曰關東北則土瘠民貧畿内本甚彫殘經費專仰

三南至於關西財帛委輸物産豊饒而以其邉地之故凡係錢粮税課未嘗發運京司唯以責應支勑之需使行供億之費為重而不得取補経用此事何如

荅曰今以關西監兵營義州等處為雄藩巨鎮動稱邉餉邉儲所需除番錢布商胥税貨舉以委之而脫有事變寧有一毫可恃者耶此皆入於私用濫費不復何問寧有如許虛妄之事耶

以支勑言之勑使何嘗逐年出来耶所謂宴犒有名無實守令憑託支勑偷取濫用之狀人孰不知而視作法典掩置不問何哉禮單例給之外每站勑需酌

給其費其外稅穀錢貨一一挑剔清查成額裝載發
運以補國用有何不可
以每年使行言之豈有曰一使行委一道為供億之
地而更不得發運錢粮之理耶以支待言之各邑之
一二日支供或費百餘貫錢浮虛侈汰胡至此極以
賫送言之柴木之外莫不駄去饌物塩醬之屬不可
自廚房貿食耶且彼中沿路亦有下程之贈而漫不
致察盡為驛卒象胥所偷食必以糜費本國之財為
能事何也
或曰餉司錢穀何以處之荅曰穀歸元會付銀貨定

額留庫假貸年利之習一切永罷可也民弊日甚官
貪日增不可不痛絶此習矣毛鎭既撤久冝革罷而
因循至今以養無限蠹竊誠可痛也
且使行卜定求乞乃水路赴京及瀋陽使行亂後彫
弊一時不得已之謬規而至今沿習誠可寒心　祖
宗朝以使行添載四十斗米至於拿鞫故使臣自餟
法度之嚴浮費之省比今日何如今若酌給往来路
資且依金相堉劄辭使臣只令乘車則人馬必然半
減盖乘轎則兩馬不足以相替必用四馬四馬又不
足必用六馬輜重帳幕之馬又不下七八匹一人之

行馬過十餘匹從者又數十人其粮料供億之費又如何哉金劄若然則使行之費可以大省西關之財足補國用矣

論奴婢貢役

或曰如子之論則百役皆均矣但我國之法賤役最重若不減定不成爲均役如欲蠲減經費大縮何以則可乎答曰奴婢身役不但我國爲重雖中國比之凡民則亦不免差重旣是賤人則其勢自不得與良人同科故也雖然奴婢亦人耳其何忍酷徵無藝如今日之謬習乎雖以公賤言之在前成均館奴婢只

徵二貫錢身貢今亦盡均公私賤身役酌定何妨或曰如此則公費不敷矣荅曰公賤甚多若無隱漏之弊則雖許減徵經費不縮而狃於謬規急於近利虐徵苛歛罔有紀極公賤百計隱避有縮無增此果深識理財之本者乎西漢免官奴婢爲庶人古人之於賤流哀矜其失所特施曠蕩之典雖不能如此何可偏酷徵歛不恤其迫切寃酷之情乎且即今公賤身貢多少各自不同此亦不均之甚矣

或曰公賤猶可減徵私賤則無可奈何矣荅曰若不吝惜公賤之減貢定爲至公之制通行中外則雖有

不良之人何敢恃頑違拒乎昔我 世宗大王深矜
賤口之偏困下 教曰奴婢本主生殺自斷擅用酷
刑徵貢無節者當房賤口屬公仍依律科治此真聖
王之政而後来朝臣厭其不便於已遂有當房屬公
勿施之規可勝痛哉且壯奴婢贖限多不過白金六
两而國無紀綱人不遵行今若依 世宗聖教申嚴
屬公之規則無識之徒自不敢非理虐徵如前之為
矣且贖後復贖為今日尤甚痼弊凡係贖良並以官
文書為準贖後再侵者施以壓良之律良女所生不
許從父役可矣

論各司派支公費

冗官之害未有甚於我國京官之多者中國京師各衙門之數半不及於我國衙門此可推官冗之極矣以漢城一府言之此本外官而今為京各司官制固已失之而判尹左右尹庶尹判官五部主簿叅軍叅奉合而為十六員之多又有四山監役官何其濫設之極也中國則不過府尹府承宛平大興二縣而已且以小各司所掌言之油芚紙地燒木酒醬等各設長興司宰等監局逐日進排于各衙門其弊不可殫言果若月支季支年派錢貫于各衙門各衙門貿用

則官負吏隷之繁夥豈至於此哉

且常祿之外月俸則闕焉自其衙門各給丘價固已瑣陋之甚而隨其衙門之貧富多少不等是何不均苟且之甚也又從而巧作名目偷竊公物作為分兒等規已極可惡而又其甚者鼠竊剩餘於監收出納之際因而分用廉恥都喪若自户曹優給常祿月俸此等謬規一併禁革事發坐贓論則豈不光明正大乎

不緊小各司果能裁省合於六曹則雖以忠勳一府之物豈不足助充諸衙門之月俸耶且以吏隷言之

中原六部吏如工禮等府不過一二十其外屬司或二三四五名而我國則吏員極濫逐日使喚於士夫家此何意義什咒屛障凡百官物隨造隨借無有紀極此何道理凡所謂行下手決藥房分兒先生致賻都監稧屛等許多謬例莫非耗蠧公家不緊無據之事而視若金石之典牢不敢革何哉

至若求請殖利等事鄙陋無據貽辱國家實是古今之所未聞今若盡奪其私屬財物歸之地部盡革其浮虛謬規不給其費酌量各司之所用設爲正額派給至於係官屋宇亦成大修中修小修之限限內欵

破不許關支修改之費凡什器屛障等百物限內弊破者責令當該官吏新備賠償敢用官錢改造發覺者革其職役坐贓督徵則為官吏者慎護垣屋愛惜什器無異於自家之物矣

且以下直官言之此使之往治百姓也有何負債之事而必納政院筆債乎政院所用何不派給其費而必為如此鄙陋之事哉且掖隷院吏攔門討錢必得乃放九重咫尺猶有此風則下吏索賂何以禁戢吏曹之堂叅價兩司之發行狀舍人之發牌古風武職之免新納物莫非可惡之舉而視為風流好事何哉

或曰俸廩固宜給之而目今國儲蕩然例給丘直亦
且減省何論祿俸之復增耶荅曰祿者天祿也天所
以養賢人國所以待有位安有不頒常祿不給元俸
之理哉目今京官請受口料至小三品以下不及於
饒司吏隷之稍廩而減之又減削之又削乃使衣冠
之人忍餓受凍不勝其貧敝苦楚而欲令勤幹王事
廉白自持其果近似於事理者耶制祿給俸乃為國
之先務此而吝惜則不成國躰不可不變通矣苟能
明於理財之源洗刷浮濫之蠹則復廩制俸直是易
易事耳

或曰然則百官月俸自户曺派給乎答曰然矣一從品級次第派給可矣或曰然則冨饒衙門例分之物何以處之答曰查刷剔抉其私用之物一掃盡革可矣或曰此等事固多不緊然而一倂刮削則不但氣象彫殘而已亦恐非朝家大體之所宜也答曰耗損公物以便私門然後方可謂好氣象耶弊之大者謂之重大而不革弊之小者謂之細瑣而不改覆盖掩匿知而不知徒循無理之謬規以合流俗之所尚然後方可謂持大體乎

或曰試以人家吉凶宴集言之親知之有官位者全

不顧助可乎供帳什器炬燭之屬亦不得借用則何以成禮而亦豈不埋沒之甚乎

答曰只以軍門言之有勢家婚喪出力資助軍需之物其果爲婚喪而儲積者耶各司什器亦莫非赤子脂膏之所辦出本非私物則官吏之不敢借真是奉公守法之義也果有親知間可助者則以私力隨分相助可也安敢那借公物耶

且不得成禮之說尤極可笑成禮與否豈公家之公事耶果若工商盛行則此等事亦不難處中國則婚嫁讌席等所用百物市肆人各成局坊措置幾等物

辨辨

件臨時受價供辨矣此風一成豈不兩便於公私乎或曰即今京師亦有此等稅契矣答曰即今稅契何足道中原則坊局人一見粘門告示便以幾等物件奔走來役有甚於官吏之赴公事矣或曰稅契難辨豈如借貸之便乎答曰稅直無多盖此類甚多故也設有些小之費豈不快於求覓借貸之苦乎此等事惟在成風與否耳

論外方派支公費

今日民生之憔悴愁困不能安生樂業者弊根甚多略論其根本頭腦幾項幾端然後方可議保民之政

矣

我國官制外方尤無意義輿地旣狹設邑太多殘縣百姓不勝支當若不裁省合倂無以蘇殘民之困矣

州邑陞降革三事元無義理並皆釐正永罷謬規然後官制不紊職守有常矣

縣令縣監亦是無義之事强生分別全無實事誠可恠也通稱縣令有何所妨

牧使之民戶或不及於縣監監司之官况或不及於守令此亦何義

且我國之人不識中原自古官制細密義意只以縣

令郡守等名目傳會模倣縣則勿論大小緊慢一例
視之以縣郡府州牧亦皆視之如此一出六品則勿
論才具之如何有力者得饒縣無勢者得殘縣後日
有陞敘之命則有勢者得好郡守無力者或得薄郡
或全不得之此何政格
中國之於府州郡縣名目雖同區别甚嚴州有上中
下縣亦有劇縣次劇縣諸縣之别上中下三等井然
不同皆以民户田賦之大小多寡差等而上下之設
有初除縣令者未嘗得劇縣上等也不過做下諸縣
而去後到考滿六載純褒不犯公私過誤入於卓異

治行之列然後方陞郡守下於此者或做上縣令又下於此者或移中縣令或需次待補以前銜在家而已郡守以上莫不皆然考績之嚴陞降之慎爲如何哉

或曰如此則陞遷豈不太遲滯乎答曰不然此乃考課上等事也考課雖是上中下三等一等之中各有三則通爲三等九則第一等第一則人陞然後二則人移三則人有窠則移無窠則瓜熟解職以待後次銓補而自中等以下解職罷名不至大段者或置需次待用之列矣有何陞遷遲滞之患哉殘縣合設則

民力大紓遷陞有等則勸戒分明厭残擇饒勢力相
爭之弊更不得售矣
外官之貪不貪即今實難區別其故何也私捧之物
已成流例有同義理雖廉吏不得不捧渠雖不用留
之庫中而歸後官用之何益於公何恵於民乎必欲
一併革罷則官不成様亦不可行矣
夫守令俸廪不可不厚給也養廉然後方可責人之
廉薄其俸廪責其私捧可乎一從品級自方面以下
至于守令酌量差等優給可矣
古人必以通商恵工爲急務者何也四民之中闕一

稍似是稍字

則必有其獘今之州縣用度煩夥者以其邑內無工

商也百姓供億難支者亦以此也細民無以料販糊

口者亦以此也吏奴貧困難支者亦以此也

四民各務其業商販大盛則凡邑內必有廛肆之屬

雉鷄猪肉蔬菜卵鹽油醋泡藿果實日用飲膳所需

官可貿用也凡百工伎器皿布帛之類官可貿用也

一邑之民買稍難物者必赴邑內買去也遠近商賈

必往来交易也村里小民必持蔬菜柴炭等百物来

賣此乃所謂村販也

夫如是則買賣繁盛物種殷夥價直自然輕歇矣僾

給俸廩則自可買用矣州縣用度無自而繁也百姓供億無自以生也細民餬口不患無其路矣官吏貿納不患破其產也

唯其邑內蕭條買賣不通故各邑貿易極難官吏民俱弊豈不可歎

夫然後遠地官貿易可嚴禁也進奉歲饌節扇可罷也乞馱可絕也噫官廳雜物積儲之弊不勝支當若禁進奉歲饌只以廩俸朝夕買食則乞馱自絕民弊可除守令官況亦反勝於前日矣

或曰此或出於祭祀賓客之供何可都無儲積耶答

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臨祭買辦豊設可也何必常時積儲耶以使客言之精備朝夕食以盡主人之道可矣何必盛陳茶啖飭厨傳而媚使官耶
以節扇言之一營所封扇子不下幾千封石魚不知幾萬尾歲餘尤甚此非民膌而何設立營庫官廳百般漁奪民財充牣其中奴婢廝養醬酒藿肉進奉絡繹乞馱坌集揮霍之餘又辦歸裝哀彼小民安得不積困於誅求之政耶
今人每曰土產之物太守安可不捧食親舊安可不饋問耶渠非分封者買食則可也安敢無端捧食也

稱以土産之物無數徵歛故所産之地其物反貴任意饋問媚事權貴又何放恣之甚也

或曰進奉歲饌豈朝廷所分付耶潛自饋遺何由可禁答曰若以俸餘周恤其貧戚窮交則夫誰曰不可而饋問朝貴希圖陞遷此而不禁賂門長開豈不可痛哉差遣御史用之何處摘發彈劾乃其職耳且令金吾捕廳等處散立邏卒密行訪察擒捉請賞優叙主事之官成立格例以行可矣國初有進奉署經之規有意於禁賂而立法太疎誠可歎也

或曰只給月廩俸錢凡干物種幷不許其私捧則守

令官況或不無苟簡窒礙之患而習以行之則亦無難堪之理矣至於公費所用何以為之

荅曰所謂公費名目極多不可殫擧然畧論一二餘可類推夫以大同言之旣行三南則其外諸道亦宜通行至今不行甚涉不當且大同行處亦多有不緊物種自本邑封進者此亦宜停矣

其外京各司及監營等處求請及別卜定之屬一併革罷設有大段別役宜就存留錢粮徵用若或不敷則雖就均徭中別泒一二文以用役過卽停可矣今之規例則州縣別役每就田結泒徵而多小任意用

後所餘官員或多私用極為無據管粮官若就各邑均徭冊坐派則所捧之數雖一文錢可以結數推知酌用幾分其外幾分使之仍屬存留庫則冊籍皎然不敢私用毫分矣

其外大小祭祀使客支供等需亦皆酌成幾項編成一書刊刻頒示州縣使之遵用可矣以餘米言之守令託稱公用虛張濫報監司務煩不能盡察汎汎會減於文書中果若公費各項皆有定式意外別用之物管糧官精加究覈扣算駁還文書户曹該道郎官重加磨刷駁還于管糧道則豈有從中見欺耗失之

患哉且以支供使客米言之勿論有客無客按月劃給或半年不見客而濫食支供米者有之豈不虛妄每季送客後申報管糧官扣減可矣

論派支營門公費

我國官制中觀察節度盖襲唐制而亦失其義意故體統不尊貽弊極多今試略論一二則矯救之方自在其中矣

唐初采訪使乃一道之主而自天寶以後始刱節度及觀察使官制已紊戎臣太重藩鎭之害不可勝言然而觀察主民主財節度主兵而已厥後節度益重

又不

遂無觀察使則官制輕重倒置更無可言矣
我國以觀察主一道節度主兵而已則官制未嘗不
是而觀察名雖無節度實非制將故不足以統御兵
使此所以兵使臨亂每不遵其令平時亦以等夷自
處者也中國於布政使摠兵官之上又設摠督巡撫
使之指揮此制甚好而我國事力又如中原有難加
設無寧加重監司之體統依中國督撫專勑行事統
御摠兵之制則方面之體始重而脫有事故亦可以
號令兵使矣
或曰兵使亦是主兵大將何必聽號令於文臣耶荅

曰宋明以来官制専用周制周制専歸事權於文臣故也不如是則尾大不掉将悍難制唐之節鎮可鑑也我　朝亦有此意故必以文臣為都元帥必以監司兼兵使者此也

或曰加重體統之道如何荅曰官銜中加幾字如中國督撫揔制水陸官兵之名且給以令旗令牌則可以號令兵使如督撫之體矣

雖然監司只當付以指揮號令之權至於用兵當専責兵使盖兵使之責専在於折衝禦侮監司之責専在於承流宣化故也

我國既使監司兼兵使而實無將副之權則臨亂無以號令矣雖兼兵使又無治兵之事而臨亂必令勤王所以名實不同徒致貽弊而已

監司既無主兵之實事而責之以戎臣故不得不設立牙兵之屬自募軍官之類此無益於行陣而徒致召募之弊而已監司實非營門而今稱營門亦可笑也或曰然則何以稱之答曰觀察使司觀察使可也有使無司是我國官制可笑處豈可捨其本司而借稱監營兵營耶鹵莾甚矣或曰司字有無何關答曰此倣唐制而稱觀察使然只見唐史汎說觀察使不

知唐時公家文字必稱使司此乃模倣名目而亦不能細審者也况可望其討論觀察職守而責任之乎且早職不敢直牒尊官乃是法例而我國守令直牒觀察使此亦失其體統之甚也或曰有一司字則為尊嚴體統耶答曰着司字則此乃呈于使司也安可不謂之尊嚴體統哉

以兵使言之其職鎭守地方而已平時元無屯兵操練之事而每稱軍需餉資等名色督捧軍布大抵歸於私用設立營庫箕歛百物聚集工匠打造器皿以為進奉之地所謂軍政者何政所謂軍需者何需

大抵將臣不可付以財治兵治財其務各異不但乾沒私用無從稽查兵財皆是大權無授將臣亦非制馭之道而我國官制踈濶全無區處分任之意故其弊日而益甚矣

或曰古人有言曰軍無賞士不往何可使藩閫都無財貨乎答曰此指對敵行兵時也今無屯兵禦敵之事而積財藩閫果何用處

監司既無治兵之事只以外臺體統行事兵使亦無練兵屯營之實事各營所捧收軍布等錢布並皆查罷可矣

錢糧軍兵散在列邑鎮下將校自足執事何必自京率去軍官何必設立營庫私畜財力耶只從品級優給俸廩可矣

或曰監司兵使體面自別只給俸廩它無所用又不許率去軍官則營門索然不成貌樣脫有緩急亦無可恃矣

答曰所謂體面果在於多率軍官飮食若流等事耶閙雜討食之類帶去何用左右夾床豊備茶啖果足以尊嚴藩臣之體貌耶此等俗論無識太甚人皆喜稱平壤安州全州統營等處酒食豊盛宴樂遊敖之

可不

事每曰物力雄富營門壯麗云人皆以為雄藩巨鎮緩急可恃而其實則刄軍布除番錢綂營海利之屬一則入於飲食浮費一則入於私槖一則入於權門一則入於乞䭾酬應剝民浪費浮侈可惡而已烏有所謂軍政烏有所謂可恃者耶

或曰若然則軍中賞格自何處派給乎答曰軍需賞格之屬宜以稅課及存留錢布派給此則變通軍制然後方可論其出處而要可過或自稅司或自州縣支派而已

或曰子以為內職太多外職太小欲於監司之下又

設三品正官一二員且設貲稅提學等職又設本道
御史然後方可督理凡事云卽今一道一監司猶不
堪其供億嶺南左右道猶且合設況可添設如此耶
答曰凡人之智慮精神自有限量而勿論軍民刑獄
錢穀詞訟並責一監司監司亦豈別樣人哉智分意
晉職責不專全無綜理之效佐貳之官安可無也見
今觀察之兼帶巡察實無意義觀察主民巡察主風
憲刑名自古未嘗合而爲一今但爲兼帶之贅疣而
已今設三品正官如叅議之流分爲二員一則管糧
一主風憲刑名則不過陞一都事爲佐貳二窠耳此

正實行巡察職事而為觀察之佐貳有何添設之不可哉至於商稅係是國課提督學政有國先務豈可無專管之人而御史之時時出沒又何可無也

或曰卽今雖只一監司亦多善治者分任何用不如擇用方伯而已答曰所謂善治吾未敢信也不過一時浮譽果若事事物物程其實效則寧有綜理微密之績耶我國之人凡事只論大綱至於細密處專不考核故事皆無實矣擇用二字亦是好題目之無實事者若自縣令善治陞郡府州尹佐貳官以至監司則此真擇人也實績既著節次陞遷可矣何有強指

人面皮稱以俊物強探人肚裏稱以才局不問實事徑授方面之政格耶

以中國捴督巡撫捴兵以下言之只給俸廩本無一毫私用之物而別無薄略難支之患者何也不過子弟及跟随伴倘一二名別無軍官亦無判官供饋之規若干廚役買辦物膳以供朝夕節實簡約之故浮費自省矣我國則平安監司一朔支供費過千貫設使分爲諸上司之月俸有何不足之理乎

或曰外方營鎮州縣之事尤有異於京各司查罷私財派給公費之說恐有行不去之患矣

措指

夫營屬官屬其數夥然無此則不成貌樣一一自國家支給料廩則力有不逮是以儲蓄私財者盖出於此等冗費之致而多方措据僅僅支過如之何其一切刊罷乎答曰此不過措其自募之流而富實民户半入於此一併括出後沙汰吏隷設爲定額則豈有支廩難繼之慮哉

或曰外方年例應下公費之外無時别用甚多安可預先酌定乎答曰東俗踈鹵無實凡事不曾細加尋討理會故其於此等事必爲此等糢糊遊辭支吾遮餙甚可痛也若令外方盡具一年應下數目逐一刷

剔磨度祭祀等某項賔客等某項上供等某項官用等某項吏隷等某項一一酌成正額苟有假餙濫報者一一拈出駁還不厭考究之細瑣論難之繁複作一中制頒之外方則一年經用都摠固已瞭然臚列矣此外設有無時别用亦宜比照前項格例裁成應下等則一一申報扣减可矣此有何難知難度底事而漫謂之不可預定耶

噫財貨者有國之重務而公然拋與外方營鎮勾校出納不係於有司妄冒支破不査於文簿試以兩西餉司所管米穀錢貨言之國無邉餉之費者已近百

年則所蓄必益充行而公然私用花費耗洩有減無增兵營軍布軍官番錢之屬盡歸私用只除若干米布募立營下白徒以爲驅使之地未知虜若犯塞則番布可以禦賊白徒可以乘障耶各營營穀散在列邑以其耗穀轉販百物百姓酷被其害勿論宅事只以三南紙貿易言之一營所捧殆過十萬束每束給直不過荒穀幾升此非白取而何

紙之爲用不過行文書而已凡文書若以正韻細字楷正書之則計我國平白紙一張之長可當唐簍紙三張簍紙一張例書平汎公事一件以此推之則白

紙一萬束計二十萬張可當簍紙六十萬張之用矣
雖以两南監司繁劇處言之用紙一二萬束豈不了
當一年公事而㤾㤾有裕耶
今則不然衙門越大公事文書字畫越麁越大以啓
本紙言之厚如牛革以禁府元情啓草言之字大如
椂以備局田草言之亦然以此謂之事體豈非不緊
浮冗可笑之甚耶以外方言之無限親知以此紙給
之一張一束孰非百姓脂膏中来耶濫用如此浮費
如此舉一反三他物稱是而混稱公事所用可乎
唐之藩鎮兼掌兵財乃天寶以来積弊也如虎傅翼

遂成五季之亂宋太祖盡奪外鎮之財歸之有司然後方得數百年太平雖南宋用兵之際設立經総制錢貨諸司屬之計臣然後諸將不得跋扈我朝外方將臣幸無屯兵之事故雖不至於尾大之境而財物則自擅故營門用度日侈百姓生理日窘盖州邑㪽襲營門者也營門用度先侈則州邑從而亦侈矣必須括盡八道營鎮州縣私用之財無復銖厘然後民可蘇兵可精餉可裕國體尊嚴正大更無苟且之歎矣

論吏胥役滿陞擹之制

凡民之可矜罕有如我國外方吏者而習俗乖異言必稱奸吏頑吏嫉之如讐侵虐不已者輒得能吏之目誠可歎也

或曰何也答曰吏人未嘗衣食於官而日夜在公勤勞不已有何可嫉乎或曰此類或欺官病民奸惡多端故耳答曰士大夫世受國恩高爵厚祿恩榮極矣而亦多有欺君虐民者則吏人有何恩恤之不可忘廉恥之不可喪者而一心奉公全無所犯哉

夫州縣之設置吏隷者實爲國事也今無升斗之料食而責其偷竊受賂可乎守令只以公事使役吏隷

則可也何可以私事虐使酷侵百倍於渠家之奴哉
今之州邑人吏都無定限廣簽遊丁以爲募入而其
實則許多人吏大抵供官負私事奴虜賤待殆無人
理設有馴良之吏何所顧惜而不化爲奸濫之徒哉
今人以吏隷料食爲迂闊之言而大有不然者勿論
上下貴賤爲國事奔走者乃爲百姓勤勞也豈有爲
國爲民奔走勤勞而終無升斗祿食之理哉
吏隷宜以州府郡縣隨品各定額數六房知印僅可
交遞並以世代鄕吏選補不許無故移易房任酌給
如干稍廩可矣至於使令卽所謂中國皂隷之役尤

宜稍增廩給俾令世代填充本役可矣吏雖賤役所關至重移易六房至於死罪誠以吏不久任則無以諳曉故典整理事務故也我東則勿論京外吏典撥補陞黜并無定制法律文案并無定格凡事鹵莽踈濶公務安得不散漫無統乎

即今吏典雖有若干各房文案不過謄書上司関文之類耳本邑百事都無記錄文簿新到之官無所質問不得不動詢前例專仰吏口誠可寒心

以六房事務言之宜自朝家酌成定格以頒京外以新官上任言之六房吏各成合行事宜冊籍當堂呈

案可矣

以吏房存案言之如奉吏曹文書本邑起取某等職官如某衙門某官任滿告暇還鄉暇滿堂還某官見除某等職事如外邑守宰學職等項已經幾日赴曹領文赴任限某日申繳之類彙成則例曹下方面官方面官下本邑本邑本房吏呈堂取勘申報存錄在案以憑稽查可矣

戶禮兵刑工諸房皆成存案如錢粮詞訟刑獄體例文移招案審問格式公事禮制軍伍清查工役課程日限及杖以上罪罰立案文書等項及決訟後寄庫

物件如八官之類并皆臚成冊籍以待日後回事照
刷準覈如錢粮發運日期等公事并成呈限限內裝
運下註失誤程限罪名律例以兵田諸政各項徭賦
祭祀賓旅等言之各成程期趲催支移格式以用則
州縣公務於是乎彪分臚列條項明白官無眩迷之
患吏絶奸欺之路矣
方面衙門以文移招草等文字考試州縣吏典中式
者陞差營吏營吏役滿幾年来詣京師吏禮堂上出
題考選京外吏典試額十分中京取二三分鄉取七
八分書以京卷鄉卷以憑考取選其詞理粗通刀筆

精良者分差各衙門吏典以其衙門品級節次陞差
後到考績年分衙門各書其考勤謹良順并無公私
過名者分爲三等上等仕滿幾年之類授以縣邑典
史之任後到考滿又陞郡照磨祿食以次漸增至州
府丞而止可矣其外自願告退或年資未及而病退
者施以冠帶榮身渡丞差帖等規俾得榮耀於鄉里
宜矣
或曰典吏何任也答曰縣令之佐貳官而位居州縣
學教諭之下矣或曰彫殘州縣別設佐貳官何也答
曰正佐之任安可無也卽今鄉任三員無廣無之而

稱以鄉族庇其族鄕豪橫可悪以典史代座首別監
而只設一員有何不可
或曰鄉任之必差本土士族者即漢朝功曹之任也
諳習土俗邑規不無所補於政治而若以老吏代之
豈無奸欺自恣之弊乎
答曰功曹即二千石自辟而八爲議郎者也豈今日
座首之比乎吏人三九考滿無過犯然後得差又有
前頭陞差前程每當考滿守令又書其考有何奸欺
自恣之慮乎至於邑規果能釐正典制一掃弊習則
邑邑皆同必矣

或曰此類皆欲成官樣則何以供饋乎答曰只給若干俸料而已或曰如是寒薄則誰肯往赴乎西南之人必不以斗升料廩往赴西北典史矣答曰官職至貴豈有不赴之理今之審藥揄律權管未嘗不赴中國亦未嘗以正職正官待之王守仁瘞旅文所謂爾月廩只六斗耕而可得也何爲遠赴萬里云者卽癸典史之文也且分差之際用掣東西南北中五籤之法南吏掣南籤北吏掣北籤東西中吏亦然則亦無遠赴之弊矣

或曰初出無前之任終涉有弊矣答曰以卽今三負

之窠窠授一人只許冠帶隨衙稍待以官貟體貌而已則別無浮費之可論矣往来皆以私力如審藥檢律則無迎送之撓矣任遇如今鄉所而書考之權在於守令且有大叚罪過者據實申報上司革職則自不敢濫猾矣有何弊端之可慮乎在渠則雖是未入流之官猶有職事官之名生可為榮於鄉里死可題職於銘旌豈不以為榮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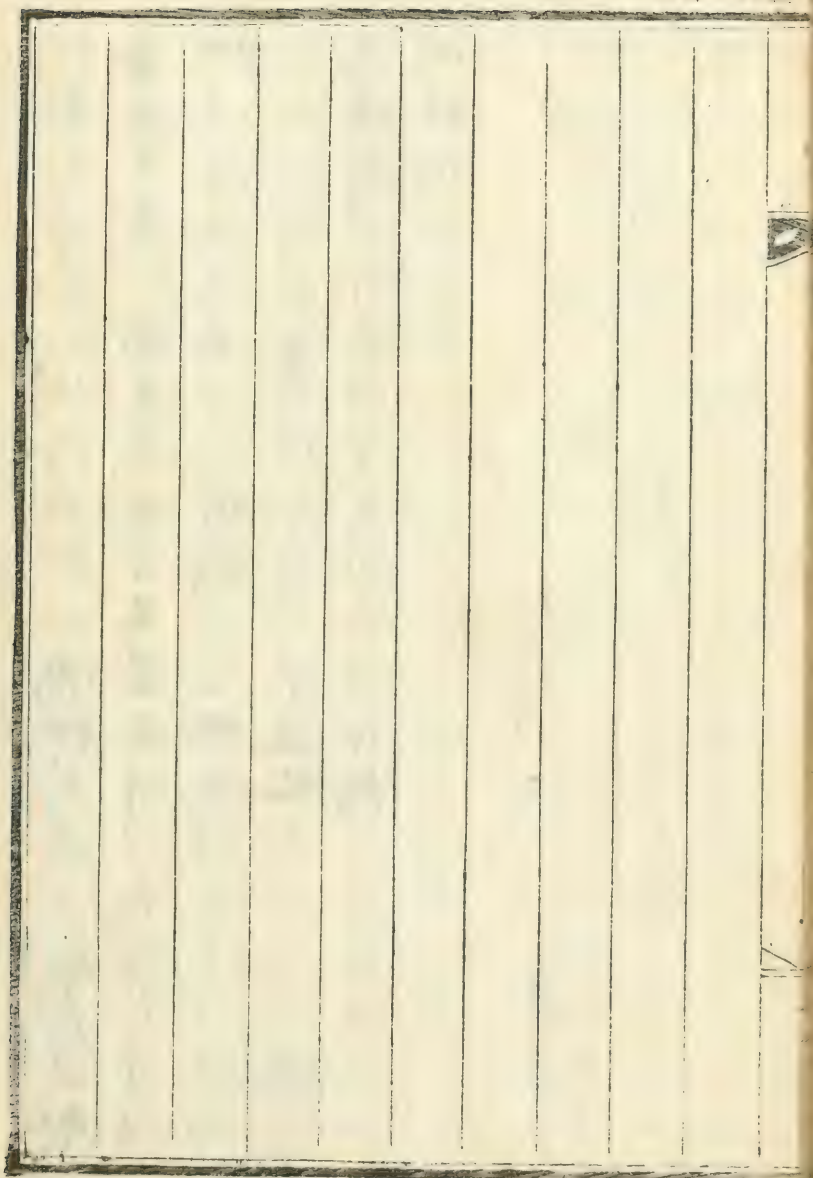
不去鄉所則鄉權終不可罷勿論土豪武斷之弊只以鄉任族屬言之自相傳襲有同世傳之官其弊無異於青衿錄不可無變通之道矣

吾之所論則曰內而軍校之類外而屯監召募山城津渡等別將至于幕裨之任或宜釐罷其不緊者或裁成正除職事並自武選銓授行間積仕之人至若鄉任亦改以典史文選銓授然後私意不得行而國事可做矣聞者甚之曰此皆至微之任何必如此俗見誠可歎息

官無清濁任無高下皆自國家課功計勤以授應得之人然後官方可清物情可平何可稱以微末之任而在下者任自差除耶以鷹牌頭吏文學官軍門提調軍官之類言之有力之流自東銓出六內而主簿

別提外而察訪縣監公然為之敘鍊官之流皆得萬戶僉使回做守令此無非私昵之徒請囑之力而坐得蔭仕矣其可以卑微之任而任其行私睐矓仍置耶

以屯監別將軍官等名色言之雖似微末不關而得之者皆是白徒不干之流而只以勢力為之者也正科出身可合百職之人特以無勢之故終身不得喫一合廩料坐見此流挾勢隨行於營鎮等處或做屯監而去寧不歎息痛恨於用人之不公乎至於鄉任尤不可不釐改今茲所論大抵欲祛門閥之弊欲祛

此弊而仍置鄉任則土豪之流倚爲藏身窠窟其弊
必無異於門閥矣大抵古之聖王所以爲國者首以
柄法馭民爲要若以權柄委之鄉族則民不可馭而
政不得行矣漢之鄉擧變爲中正九品中正九品變
爲門閥故自宋以下更不委權於鄉里其勢自然如
此故也

論錢幣

或曰吾東錢貨自麗朝屢行屢罷利害之論汔未歸一何歟答曰此其事勢固然無足恠者屢行屢罷厥有其由若不能探其根本而大加矯革則雖此後千百年之久亦必乍行乍罷無異於今日之為矣

内而財力衙門外而營鎮等處多蓄錢貨錢積於公帑不能下流故錢貴此所以議者皆曰曷不悉罷公帑之錢以矯錢荒之獘而其言不成說矣衙門營鎮悉出其莊鏹將何以處置也若糴米而積之則斂散俱難腐敗不可食也若買布帛雜貨而貯之則浥爛

朽蠹虫鼠耗嗑不可用也久積多藏莫便於錢此所
以議者之言不可行矣此其可救之方莫如悉罷衙
門等處私蓄財力之規也何以言之自古論國計者
不過曰三年九年之蓄而其所謂蓄之者非謂固藏
牢守也出陳納新支移折變軍國所需循環用之軍
兵餉費官吏俸資國家市易以錢派給則錢入於公
而復散於民此其推移出入之法非有司莫能行也
軍門營鎭則不然無此推移出入之路只有封不動
三字死法而已其弊安得不至於錢荒乎今若悉罷
私財之蓄而歸之有司之臣則出納有方錢法自通

此其一也

我國商販不盛故錢貨多滯於富室必須疏通此弊使之自然流布然後錢法可行也今之議者至曰設爲禁令使富商大賈不得多錮錢貨云此宗可笑之論也富商之錮錢與否只在渠心雖秦始皇安能威督設禁使之勿錮乎究其本則我國之人好名無實徒知士人之可貴賤汚工商故雖牟利之輩外耻商賈之事不得不貯蓄錢貨暗中射利或月利或防納而不敢爛用興販於衆目所視之地若不巧值價賤之物則終不冐販買翻轉深藏伺便以爲求田買僕

之計此雖外似厭避商賈之名而其所以暗地營利自壞其心術則反不如行商坐賈之光明痛快也由其國俗如此故多出子錢者甚少唯彼手業小販之流何所得錢而廣行商販乎小販不多則物種不能廣集於都會之地故富商亦無以任意翻轉以規利殖商販如此則泉貨能不壅滯乎若使此俗一變不恥工商則捐出累千百金募集同夥設肆行販者必然百倍於今日而窮鄉僻邑無不用錢如水矣尚安有錮錢之慮乎此其二也

必欲用錢則冶有定所爐有定數官有定職鑄有定

額銅錫有納官受價之制惡錢有禁斷不行之律凡係錢法置局論難恒爲國家一大政事逐歲鑄額錢則錢之貴賤自然與物直等而錢可行於久遠矣今則不然徒知鑄錢不識錢法鎔冶物料皆不能知輕重銖兩皆不能明肉好周郭皆不能精京外錢樣皆不同厚薄輕重皆不等一鑄仍罷無人管理初則太賤久則太荒壅滯而不能疏通之輕重而不能均劑之何恠乎乍行乍罷過貴過賤以致公私農末之俱病乎此其三也

噫雖尋常微細之事無法則不能行況於國家之大

幣而蕩然無術無法至此而欲望其無弊流行於久遠者寧有是理乎今之救此莫如設置錢官督理錢法歲鑄額錢以救錢荒仍以設法禁行悪錢使之納官而代給新錢要使一國之利出於一孔然後大開工商之門興行商販則私鑄之姦無自而售四民各得其職而冨强之效指日可俟矣

鑄錢而不知禁私鑄則終不可用錢矣古之用錢者先議錢法不惜銅炭不愛工費必求錢好又必禁市肆悪錢並以官錢搜易改鑄以窒私鑄之門然後方能行錢而我國都不為此只禁私鑄寧有禁斷之理

乎用錢未久而目今悪錢大行都是私鑄之物也然而國家無如之何今又慮經費之枯渇大鑄新錢此後則私鑄必益蝟起萬無禁絶之理矣噫錢貨者自是天下之公幣公物也立法之初為天下至公立心然後方可行之無弊安有閔國儲之蕩竭而鑄錢利國者乎司國計而任國論者見不及此徒急近利將何以善此後哉

論魚塩征税

或曰魚塩権税中國之大利權也我國獨無徵税之法何歟荅曰此乃國無實政利入私門之致也或曰

三代之時不聞山澤之有征魚塩之利捐而與民我東之不榷税者或出此意而然歟荅曰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周禮一書可按覩也烏得謂捐而與民哉或曰然則或者吾東物産不富商販不盛設法徵税終難如中國之規故初不征榷而然歟荅曰人無不食塩而生者何謂不可設法徵税哉吾東之於中國大小雖異人則一也物亦一也安有可行於中國而不可行於我東之理哉或曰然則不征何歟荅曰户典云諸道塩盆漁箭並皆分等成籍藏之户曹漏籍私占者决杖沒官我國之於魚塩

未嘗㝵棄矣或曰旣有大典法則何無徵稅之事哉

荅曰大典法皆不行豈但魚鹽而已乎或曰今依大典舉行則如何荅曰無益矣或曰何也荅曰大凡設法之初必有宗事以行其法然後方可遵守不廢而我國之事則徒設法而無宗事不過爲紙上之空言而已今只依大典而欲徵則未知何人擔當徵納乎不過行關州邑數次往復稱頉而止耳或曰然則差出鹽鐵使可乎荅曰此亦無益鹽鐵使亦不過如該曹行關而止耳或曰然則多出別將之屬下送監稅上納何如荅曰此則尤無益不過討食作弊而止耳

或曰然則奈何答曰鹽必有法有法然後乃可徵稅也鹽有鹽司有鹽引鹽票鹽課鹽額灶地有莳草場有禁鹽丁有恤鹽商有征編定則例訂成條項然後私門豪勢奸商貪官不敢一毫侵蠹而鹽利始歸於國矣今但以岨峿數行載於大典曰私占者杖而沒官而已別無一官之管理者一字之禁例則杖之者誰沒之者誰如此而行其法乎

今宜設立各處鹽司凡產鹽之地悉皆分轄編定鹽丁額數公家出本煑鹽每鹽三四百斤定為一引引有原價召商出賣納其引價及手票價然後執引與

票方得行商敢販私塩者論以重律可矣
或曰貧民無以餬口僅得若干價本買塩背負轉賣資生者多矣今必領引行商則塩商之殆絶必矣荅曰塩商大利也豈患無商乎只賣於大商可矣塩筴治生中莩一事也今若廣責塩而稍增其估只賣於富商則富人之積錢者盡去為塩商矣出重本而買官塩輸以車船致之都會則背擔等小商方得領出轉販於村里此乃商民俱便之道也
或曰利則厚矣而國家豈可責塩賣之乎荅曰此乃天地之大利國家不主其利則奸人從以竊擅之州

邑私搉之徒有不征搉之虛名而利盡歸於豪勢之徒矣公家之賫而賣之亦有其說只征葅盆之稅則是乃富商大賈免其稅而貧獘葅户獨當稅歛之宽矣必須不計好名者之譏謗盡取葅盆國家賫賣然後其事至公其利甚博方可以濟軍需而寬農民矣或曰爲國之道要務甚衆子必汲汲以征利爲言何也答曰如此然後方可富民足國故也或曰足國則猶或然矣征利而謂之富民則人孰信之譏而不征頗出其道聖人有訓安可歸乎

答曰士農工商各有其法令無其法故民失其職失

職故民貧民貧故國虛立法定制乃所以毆四民於本業也此豈征利之意乎且譏而不征大不襯於今日之事漢儒以為孟子之時天下分裂關津盤詰在在皆然厲禁暴征殆阻懋遷之歧故孟子慨然乃有譏不征之訓矣設使齊國之商賈海鑄山私擅其利不出一錢以佐國用則孟子亦可曰不可征耶天下之本蓋莫如農而未嘗不征不稅則何獨於大利之商全無所征乎周禮之於商市征歛其法至密錙銖之物無不入稅夫豈不義而周公為之哉俗流之於聖訓經義不曾沉潛講求勦襲名目以為禦人之具

其亦可笑也已且子知榷稅之源流曲折乎三代則有井田封建天子以圻內自奉諸侯以采地賦祿兵車兕械出於井田天下之費至寡衣租食稅亦足為國後世家天下而郡縣之井田廢而養兵衆天下之吏皆祿於天子其費不翅幾倍於古雖竭天下之粟盡天下之帛不足以贍之故後世以商稅征榷奉其費計其一年所入倍蓰於租賦而商不為病農以息肩其所以利天下者博矣我國之於中原大小雖殊吏祿兵制盡用中國之制而田賦之外更無財貨故百官　宗廟之奉猶且不足至於軍需着手無地不

得不徵布軍保此宗古今所無之法故其弊已至於萬分地頭今欲曰天地養人之物取山澤自然之利奪會千百孔私占之財以鮮良民刻骨之冤此正仁人君子所宜樂聞而深許之者乃反係戀於好名之習恫喝以言利之目何其不仁之甚哉

論鐵冶贖鍰

或曰鐵冶徵稅亦當如鹽法乎答曰產鐵之地宜定冶坐歲辦幾斤炒鐵每斤估定農器鐮斧鉋子等日用什器幾事打鍊造成編定票引等募出賣商人商人領票承買可矣或曰吹鍊之費必夥矣答曰我國

徒流罪人發配則徃于配所閑遊甚或逃歸無㝉甚矣凡流放之意使之辛苦役事悔過自新之致烏可任其閑遊乎宜以此流分發各站及塩場鐵冶使之執役有病故者許令納贖以其贖錢雇人助役可矣

或曰豈無貧孱可矜之人乎荅曰律有納贖三等分其有力稍有力無力收贖而一從三户等第收徵可矣

且周官贖鍰之法至密見今中國贓罰庫是也其制天下刑名內則刑部分轄各省外則提刑司主之自死罪以下坐工收贖及官吏軍民公私過犯罰徵及

決訟紙贖並以錢徵以至賊盜贓私凡係没入寄官之物州縣並奉提刑司申詳刑部覆準文字置庫收支各成冊籍以充公用而其摠則並隷户部我國則不然監司任爲發配私用贖銅内而法司分給禁吏刑罰無章懲戒不明贖鍰去處盡故私用今亦申明律例遵行此制可矣或曰此何足大補經費乎答曰勿論多少國家應收之物何可置之不問任其公然私用乎雖一毫一絲不可等棄况一國刑名收贖合以計之豈不夥然試以馬步擺撥言之備立之費至夥若用徒流立站之制或收贖或撥站則站路之費

豈不大省

論商販事理額稅規制

或曰商賈之業自古有之而今之商人皆曰百事無利不如不爲云此殊不可曉矣

荅曰天下萬事皆有其法未有無其法而能成其事者也我東商人不識商法安得有利乎

或曰商之於興販洞析秋毫者多矣豈有不識商法之理乎荅曰吾所謂不識商法者非謂析利爭錐之不善也特謂其不識商法之大體也或曰所謂商法之大體者何事

荅曰吾東人凡事有名無實以士言之人皆自稱曰士此吾所以有額生之論也商賈亦然人皆自稱曰商故商無其法矣或曰儒生則可以才學之虛實試取而考選之定其元額矣至於商賈豈有定額之理耶荅曰豈無其理乎設額則商法成矣或曰願聞其詳荅曰今以京都言之凡百物貨各設原額幾房幾店幾鋪納其額稅然後方許開設可矣以錦段房言之只得賣錦而不得賣布布店不得賣緜緜店不得賣紬紬店不得賣苧苧店不得賣米米店不得賣酒酒店不得賣餅餅店不得賣麪麪店不得賣醬醬店

不得賣油油店不得賣炭炭店不得賣薪各隨物種貴賤酌成每種幾店元額可矣

或曰人有欲賣某物於市上者則何以為之荅曰各往本物元店而賣之可也賣槳衣者赴衣肆賣銅罡者赴銅店雖一匙一絁必赴匙店絲店而賣之可也

或曰然則市人目見價直賤歇之物可以取買待時射利者而非其店中本貨則不敢買乎荅曰然矣或曰店主操縱不給實價則奈何荅曰各種物貨皆有額設幾店賣之於東店而不售則又赴西店可也設使欲賣槳衣賣之於城內衣店幾處而不售則賣於

城外衣店可矣要不可賣之於布店帛店等他店而已或曰諸店皆操縱則奈何答曰豈有此理諸店論價不約而同則其爲實價明矣商人争錐末之利唯恐爲他店所先故相當則必買之矣

或曰如此則市人不得賤買而貴賣之有何利殖乎荅曰利莫大於此子自不觧其理耳以鍾街立廛言之豈非大市而買賣遲滯利殖甚微者何也各房只各買賣本貨而不得兼他事則各房買賣之輳集必然如雲而市人立於街上横買他物故各房之利分而不專不專故利薄唯彼市人只知目前賤買貴賣

以取錐刀之利而已渠安知商道分而商利散為渠輩切害之根委哉

至於街巷閭凡百假家小買賣及亂廛之類與夫单馬行商背擔雜貨以賣之輩尤是商業中螟䘌蟊蠹之甚一併痛禁然後商道方可成様併令本店捕告罪以重律可矣

或曰亂廛固可悪矣假家小買賣又何可痛也答曰其害尤甚於亂廛矣一則盜商人之利也一則亂市廛之法也一則糜穀食之源也一則逃公家之税也以此而不禁商不為商矣

或曰凡今街巷之立假家者或糶米穀魚菓菜蔬等雜物於大市各廛以来轉販求殖此何害於大市乎荅曰今之大市無市法故買賣遲滯不得已出賣於假家小販子以爲速賣之地而今若大店各有元額則額店買賣如雲何待假家小販子之買去㧞假家小販子日盛故大店買賣日益遲滯此所謂亂市法而盜商利也

何謂糜穀之源也試以酒餠言之大街小巷羅列餠餌者不知幾千百處甚至於頂戴小方盤賣餠者沿門迷街此雖或造幾斗或造幾升合以計之則一日

都中餠米不知費了幾百石矣此無盡賣之理公然虛費逐日如是豈非可痛之甚乎
設使餠肆只有額設幾店則一店雖日造幾十石米亦必盡賣豈有虛費空棄之弊哉或曰然則富商固甚幸矣細弱小民持數升之米造餠釀酒以謀朝夕餬口者皆將輟業餓死矣
答曰富商必待細弱小民然後方可開設額店渠不能獨辦也夫小而統於大貪而役於富事理之常而吾東商販不成樣故富者不知役貧貧者自行買賣富者之利不廣而貧者每致失本究其由則國家無

壟市之政故民皆自行自止不成商賈貌樣而然也
夫以大餅店言之若無小販子則何以造餅賣之乎
東俗於飲食之類例自其家造得而出賣市上盖惜
些少工錢不欲使傭保分勞也一斗二斗則自家為
之可也一石二石以上勢不得不招集小販造得於
店中而賣之矣或曰多聚小販而造餅則工錢之費
必夥矣荅曰中國餅肆傭保處於市中長窩列鼎安
竈終日打餅而米則糴於米肆已擣而為粉者也菓
則買於菓店棗已剡而栗已剝柿已為屑者也油擔
子賣水兜坌集而來小販唯煮餅而已十石之餅咄

嗟而辦既成而賣不淹時日費省利厚主客俱便何可吝惜工錢不役小販乎或曰然則店主爲何事荅曰店主欲躬操其業則躬親之不然則閑門而卧亦無不可凡店主出百金或千金買得市中家舍外設長窩行閣或造店房之屬募集傭保或造餅或賣餅或接客接錢或書財帳或書店曆或叩筭月終各分工錢店主受幾分執役者各受幾分各有經業各有定例一市而有百肆則仰一肆而爲生者不知其數豈比今日假家小買賣之朝設夕敗不成貌樣者乎或曰百事皆可如此乎荅曰皆可如此矣以材木行

行則市名尾窰行咒皿行之類言之莫不如此凡各店各行皆成坊局所轄工役之類專探人家門首告示而来吉凶興造等事無不隨其所願等第而来辦以衣服言之各成等第有三等九則每則每等有長短濶狹厚薄精粗各有原價飲食亦然器皿亦然人皆隨力買用而衣有外精裡粗食有外潔内粗之弊則小而言于市長而罰之大而訟于官府而罪之甚而不許開店故市規一成莫敢用巧生民日用所需專靠于市而曽不致㝵此其源頭固出於周禮廛人之法矣豈若吾東市肆之無法無紀專以小數騙人為能

事者之比哉

或曰行人有數文錢者只買濁酒粟餅而喫但設大店則買喫者必小矣荅曰大店酒餅其等亦多獨無下等酒餅以待數錢之客乎

或曰酒餅都不緊只糜穀物何不痛禁荅曰此豈有可禁之勢乎只當合假家小買賣并設大店幾額則穀物自然節省於不知不覺之中矣

或曰俗人多云東方人飲食太多故穀貴云其果然歟荅曰內經固言玄朔之民能寒鮮食即今燕中人亦果鮮食然中州東南之人則亦自不然盖水儒土

柔中氣不勁腸胃賴食為助故也試以南方人日下
食單見之米饍多寡比吾東朝夕口供日支無甚懸
殊实吾意東國人非飲食之過也市肆無法故買賣
不成樣不成樣故人家之造辦飲食每多過度此為
糜穀之芽一事耳以人家宴集言之造五升餅則足
待十餘客而俗例小不下造得四五斗其他菓實魚
肉等排設亦甚浮侈一客所喫十分之一不過浪費
於皂隷閑雜之流且以餅餌分送親戚隣里故不得
不如此此宗無理之事也或曰然則奈何答曰中國
人隨其會集大小取用市上幾等飲食酒一行輒進

餅餌幾品次一盃進菓實幾品次一盃進魚肉幾品而器飣糖菓高不過寸其他魚肉每次不過數臠菓核每次不過數枚然而酒至七行客已飽而禮已成矣價亦隨䓁給之故小無過濫之弊此宗簡約節宗之致也豈如吾東人必以大卓高排浮靡侈麗爲尚者之虛妄耶或曰設食而不給隣里親戚則厚道安在答曰可請者請之不然則時以錢米救助窮乏方是宗惠厚道幾箇餅餌之贈遺安足爲厚

或曰勿論宴集雖人家享祀亦可取用市上所辦否答曰此亦何害或曰無乃不淨乎答曰即今士大夫

家祭祀雖用特牲之家醋藍油醬綠泡豆腐散蒸二餅絲麪清燒過夏等酒亦多買用市物此外熟食何獨不浄詩曰無酒沽我論語沽酒不食非相反也周衰民沽薄惡不誠故起而勿食非嫌其市也

或曰額店只可開於京中平壤等處至於僻邑窮鄉則必不得開設矣答曰如吾所論商道成様則窮僻之地買賣尤好多錢之徒争趍邑内開設額店之不暇矣或曰額外不可加設乎答曰商販漸盛則隨其所訴增設而征之尤為公私之利矣若到極盛則設為定額亦可矣或曰然則外方亦當禁亂廛假家之流乎答曰法禁豈有京外之異乎並令本店捕告依

律嚴處可矣

或曰假家亂壓容或可禁至於貧人或持一貫二貫之錢貿販物貨往来販易者何以盡禁荅曰此乃商道之蟊賊也凡行商者以領引爲主引錢不滿萬文者沒貨杖流使不得行販可矣物産處大商和買輸運以来而緊隘之地畧設關務官貟名以驗方官所買物貨並令成出貨单納稅受出則只以全州之薑言之多不過大商百十名受出幾車幾船而来矣他物皆當如此商道不雜征稅有法矣

凡京外津口城門緊要財貨輳集處宜設稅課司幾

處抽分商稅屬之户曹可矣或曰諸道皆可邑邑如此乎答曰只擇最殷盛輳集如松都平壤全州大丘咸興等幾處先立司務揔轄一道商稅抽分可矣而各定額稅則例然後商法可成矣

或曰試以全州生薑商言之商人販往平壤而稅司何以知其來乎答曰薑商必有薑票然後方可賣之户曹設使每年印出薑票限幾百道須于全州稅司則稅司按票成給薑商貨单後造成文冊呈于户曹曰薑商某甲領薑幾百幾千斤投平壤某門某店李乙領薑幾斤投咸興某店尹丁投海州某店云云本

商貨單又曰全州稅司撥下户曹茅幾等某字號薑
票于某商投平壤至稅課司繳納云云又一單投平
壤督稅方面衙門繳納云云歲終平壤督稅司納商
稅于地部並繳納原票可矣薑商到平壤必掛號于
稅司及督稅衙門領出文憑然後方可行賣不然則
店肆無得容受潛賣者許人捕告杖配後原薑一半
充賞一半沒官可也
或曰然則非薑商外不得賣薑乎荅曰領票薑商受
出于全州行賣于平壤薑店則道内設薑店者買于
本店而去賣于渠之本店可矣

或曰凡百物貨戶曹皆當成票須之乎答曰然矣或曰稅等何如答曰各隨物貨貴賤成立等第或十分稅一或二十三十四五十分各稅其二三四五分而並以錢徵可矣

或曰今年販董者明年販東則何以爲之答曰給東票可矣或曰今年商西路者明年商北路則奈何答曰使繳于北路可矣或曰原額不充則奈何答曰豈有不充之理販董者雖販東販東者獨不改販董乎

或曰稅官不侵竊乎答曰全州稅司只散董票平壤稅司只繳原票額充則止安得侵竊

或曰行商之業異於農務或作輟乍南乍北春販
魚鯆秋買布帛惟利是趍營運無常往来頻繁不定
方所國家何能尋其去處一一徵稅乎
荅曰何爲其然也商籍分明票額既定則一國之商
自入於約束之中矣以京師言之編定元額店肆各
分房鋪既成本店店主及㘴店同影商籍載其名姓
籍貫年歲本房店貨之爲某店然後編以字號次第
如布店則店主張一名下又載其外方同影姓名居
住籍貫曰咸興布商韓二鏡城布商尹三北青布商
趙四係本店房客云云韓二尹三趙四商引又曰某

某係京都某某字第幾某店張一房客云云又於咸鏡道咱喉地方驗放司城内開設店房以接南北往来客商而亦定店主店客一如京道之爲凡有客商往来店主引赴驗放司掛號入去及其出来又領赴本司投呈貨单給票出送後造成驗放文冊呈于户曹可矣各道方面管粮官並帶督稅職銜承受户曹空頭商引幾道填名俵給各商而每年自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爲限給引領受布引者給布引塩引者給塩引凡百物貨依願給引限滿造冊報曹户曹印出各種貨票幾道須之各道驗放司可矣

布商一領布引之後不改他業則雖一生為布商可
領舊引行販而票則必授每歳新票方可買賣户曹
徵稅一從票限可也
如此則商籍自然分明領舊引受新票者爲某貨原
額商領新引受新票者爲某貨新增商原額之稅不
患不充而新增者亦必漸盛矣
或曰商引領出引票之後或死或病不納原稅原票
則奈何答曰每商商引不可单擧一商印給宜定同
影幾名以成合同商引貨票而授之矣督稅司驗放
司皆錄同影姓名則雖有病死者自有同影不患其

不爲繳納矣

或曰貨票之制如何答曰户曹印出空頭引票而票文曰上等布票某字第幾號某道空邑名商空姓名年疤籍貫領某等布空幾疋投空某道某邑仰某地督稅驗放稅課等司照會施行下書年號月日踏以容切半印關防關防亦宜另造編以字號各道稅課等衙門各留半印關防一件臨時填踏篆形虫魚陰陽道各不同以爲表驗使不得僞造須之驗放司則本司加填地名姓名同影某某幾名布幾疋投某地繳納某衙門着押以給畧收票價幾文宜有定式以充本司官吏月俸可矣或曰商人其肎一一納稅乎答曰受票不納稅則户曹行文本

管施罪沒貨仍拔商籍不許行商而驗放司承奉户
曺行文並其同影不許給票仍令各商捕告許其代
領商票則奸商不敢為匿稅之計不得不必趂納稅
限前投文稅課司矣

或曰子以為凡百物貨皆可印票撥下稅司依票徵
稅云凡物種之貴賤巨細有萬不等安能物物色色
盡為之折定稅額乎繁瑣已甚事必不行矣答曰物
種雖曰千萬果係人民日用之需市廛行使之物則
商人豈不轉販乎有其商則有其稅有何不得定稅
之理乎雖至賤至微之物一蔬一菓之類以其斤重

逐種定估然後征税均平國課自登吏民習熟至要且簡自無煩撓之患矣

彧曰必以領引受票為額商則以布帛等商言之北布西紬之貿来翻賣不過數朔可以了當此後則其將間坐其家以送一年光陰耶以菓實言之紅柹生梨之屬不過一時買賣而已名以商賈只販若干梨柹之後其將更無營建耶如是則有何逐利販賤之效哉

答曰固哉子之見鮮也試以江原一道言之所産有蜜蠟焉有人蔘等藥料焉有生乾魚鮮焉有麻布焉

有各種菓實焉有各項子粒焉有柴炭焉有雉雞焉
有菜蔬焉有甘藿焉有皮張焉有材木焉有烟茶焉
就此類細紬尋究編定原額引票而定其稅等曰蜜
幾升稅幾文人參幾兩稅幾文草藥幾種每種幾兩
稅幾文設令白茯一斤稅幾文則川芎一斤稅减幾
文之類是也生乾魚鮮幾斤幾尾稅幾文如鰱松百
斤稅幾文則大口百斤稅减幾文是也烟茶幾斤稅
幾文此物比之中國食茶尤無益有害宜先下令嚴
禁仍令本里里甲造冊具呈里中種蒔人户畝數官
負抽籤摘奸如有違禁入於造冊者倍重其賦加於

一等田永為額賦俾不敢種仍復重徵茶鋪使其利不償本俾殄其種可矣凡此之類并皆推演酌定稅額等葶條項格式然後勿論東西南北商引許其承引受票何必使之只受一引只販一種乎

試以關東蔘商言之受蔘引蔘票於江原道稅課司則為江原人蔘商矣又受某種草藥引票則就各種草藥為某藥某藥商矣又受蜜蠟引票則為蜜蠟商矣又受魚鮮引票則為魚鮮商矣又去湖南稅課司受紙地引票則為湖南紙商矣又去關西稅課司受白紬白木綿等引票則為關西紬綿商矣此則惟在

渠之本錢多小同影衆寡而已東西南北春夏秋冬莫非營辦往来之日曷嘗使之只受一引一票乎

或曰富商則可以多領引票隨處販賤矣至於貧商則只領一引二引之外不得受出矣將何以營運往来乎

荅曰富商無分身法渠安能遍走八路乎必使同影商人往受引票散向八路轉販買賣所謂貧商其不爲富商之同影乎

或曰各商散在八路而户曹一一推尋其所居督納其額稅則其事豈不煩擾棼雜之甚乎

荅曰八道管粮督稅司派散每歲商引後造冊報曹

矣各道稅課司又於派給票文後造冊報曺矣及其
稅限則各該稅司又造徵稅數目報曺矣户曹按其
原冊稽查各商姓名揆票數目查出某道某邑某甲
某乙不納額稅造成逃稅摠冊下之管粮道督稅司
則該司又下各該鎮管州府州府又以鋪遞站路下
之郡縣原居郡縣一一查清報曺以施當律而已此
不過二三朔立限了當者有何煩擾之慮哉

或曰試以菓窠言之如棗栗榛栢之屬自是四時長
有之物而如砂果來禽桃杏等屬不過一時乍出之
物以魚鮮言之如鯔魚(即秀魚)八梢(即給蹄)之屬自是

恒産之物而如白魚葦魚之屬亦不過一時乍出之物何以定其額稅引票耶

荅曰自五月至七八月估定砂果来禽棔杏幾斤幾文之稅自十二月至正二月自四月至五六月估定白魚葦魚幾斤幾文之稅徵于魚鋪果鋪可矣凡百物産估定出産地方時節物品貴賤錙銖勿遺皆定原估稅錢等則以行則有何拘碍之患踈漏之弊乎此等一時乍出之物本當徵稅各鋪而已不可徵稅於行商而試以棔杏仁言之此則當徵幾斤稅幾文于生藥商矣以秀魚落蹄言之如有乾醃販賣者則

亦當徵稅于乾魚商魚鮓鋪矣

或曰如子所論則逐末者衆而安土者寡矣

答曰以吾觀之即今民俗方可謂逐末而不安土矣古語曰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所謂常業者世傳營生之業也我國人果有世傳常業而不輟者乎

田舍翁苟得百斛穀其子不肎守農畝工商之子亦然必思他歧發身其父刻苦成家業而子孫則以爲羞恥事廢其父之所業而隱諱之以此罕有數三世富者其習宗如無逸所謂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間知風俗之薄惡不祥日滋月甚可勝痛哉
商賈雖曰末業然未有不習而能之者今則迷劣農
夫一遇歉年則輒多賣牛買馬稱以行販出去盡喪
資本殍死道路民心之無定民業之無經可謂極矣
鄉人勿論士庶衣食稍有餘則必来居京城蕩盡家
産此不過欲爲兩班之計也自古果有如許風俗乎
或曰今之士族世傳父祖之儒術必欲以儒處身此
可謂不忝所生而子反咎其不習工商是何待工商
則厚而待士則薄歟
答曰自古興作之法莫備於三代其法不過曰凡民

之子八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五入大學學禮樂其有
秀異者移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于國學國學之異
者諸侯貢于天子學於太學命之曰造士造者成也
言始成其為士也然後爵命焉苟其不秀不異學而
無成者或入小學而止焉或入大學而止焉或陞庠
序而止焉或陞國學而止焉及其止也果何所歸宿
乎曰其才質筋力之相近者而或為農或為工或為
商賈以養其父母妻子未嘗強使之終身為士也是
以至今中國之人則雖農工商賈之屬亦皆自小入
學材不足而學無成然後去而為他業未嘗有蠢蠢

無識全昧文字之人也我國之所謂士者父祖相傳族黨相襲皆自稱曰儒生而識字者極難得大抵假稱幼學者遍滿一世雖立視其父母之飢餓而不敢為他業以救之古今天下安有如許無理事耶噫若守此法則士農工商之子各隨其天賦之材各為其所當為而天下無一曠職之人矣吾何嘗咎士之不為商而待商厚於士哉

士之子學無成去為商而其子有才能為士則是能繼其祖業也苟不然則雖十代為商是亦能繼其祖業也此何害於義理乎

是以中國之人雖微末手業如磨麪豆腐之家一開店房則書名稅司領帖地部父子孫曽繼守其業人莫敢横奪其利本額之外不得開設店面雖磨麪豆腐之業可以十世相傳世專其利如即今貢物主人而子孫中必有聰明秀異者然後進學為士以顯父母農夫工商之子亦莫不然有常業安其土無外慕務宗事三代馭民之法至今猶不亡矣

噫莫非王土莫非王民而我國京鄉風俗絕異纔渡漢江便已貿貿士大夫之厭居鄉者何也無工匠也無商賈也無市肆也無物貨也無醫藥也無文籍也

養生送死有憾也子孫無間見漸成蚩蚩鄉人也不得科宦則門户漸凌替也令行此法則邑邑皆有額店額肆有商則自有工匠水陸物貨醫藥文籍學制既成官制既定則又無門户凌替之憂勿論東西南北窮鄉僻邑人皆安其土勿論癡騃罔兩庸劣推迷人皆定其業居于野者勤於農業蓄牧蔬茹薪蒸陶冶等事居邑内者列肆置店各成字號税額相承相傳以售凡百養送之具吉凶婚喪宴集繕造之需皆有坊局承行賣販者不過幾年之間必将到處皆成樂土皆有文獻利用厚生之道畢矣

或曰然則如外方場市何以處之荅曰此類楚越谿洞蠻獠之地虛市之規而明火賊之熾盛專出于此矣賊徒刼去百物散賣場市東西南北之人登時買去故追捕甚難矣但場市爲然雖即今鍾樓立廛西小門外朝前市亦然雜亂之極專無市法可勝痛哉若成額廛額鋪則凡衣服器皿布帛銅錫之屬各鋪收買之際並皆審詰其來歷居住往視歇家主人登記帳簿以憑後考勿論京外皆行此制額鋪成立後嚴禁野外場市必令買辦於城郭本店則賊徒之衰減決矣然後編定各縣廛肆額稅户曹按額徵稅可

矣或曰所收豈其大段饒裕乎荅曰邑皆有市市皆有肆肆皆有房房貨皆有稅量其漸盛行文增徵到極盛爲額則所收豈其微乎

或曰雖行此制豈有到處皆成樂土之理乎沿海荒絶之地窮峽深僻之境與夫非山非海土薄人稀習俗頑野之處茅茨蝸屋零星散居峽民如麋鹿海夫如蠻蜒生不識市肆酤販之爲何事第宅什器之爲何物蚩蚩蠢蠢無財無識者多矣雖有良法美制安所施於此輩以此觀之所謂額鋪店肆之法終無通行之理矣

荅曰今以最荒僻窮絶鄕村言之一村之中必有家業稍勝者以一縣言之亦必有富甲於境内者其人之第宅什物終必有稍勝於下户窮人者矣一縣中亦必有知識計慮之稍勝於凡庸者矣若行此制則此類其不爲倡卒興起之首乎

試以家宅言之我東鄕曲居厇屋者百無一二人性豈有厭厇喜茅之理乎一則曰風俗樸野也二則曰財厇不易也三則曰財力不逮也

何謂樸野曰民俗習居茅茨雖有搆成厇屋之勢因循苟處於蓬茅之中不肎改造者是也或曰民習之

樸質儉陋自是好風何必咎其茅居必導以瓦屋之
侈乎答曰此非淳樸之樸乃是迷劣頑陋之樸也峽
中材木既賤燔瓦甚易一成瓦屋可傳永久且無秋
冬覆苫編茨之勞下可以勤私事上可以速輸租也
既有瓦屋則逃移甚難民户殷宲此乃公私之利也
何謂導侈乎
平野材瓦甚貴之處雖富人亦不能盖瓦而此亦商
法不行故如此設使廛肆殷盛則商賈必以船筏輸
致材木而車店運入矣人習燔瓦則雖莎草亦易燔
造矣既於各邑有木店瓦窰則富人豈不造成瓦屋

宦宦

乎此風一成則各邑邑內店肆必如鍾樓貰房左右行廊之價而鄉户之稍有力者皆當盖瓦瓦屋櫛比則豈不為民户殷富之大助乎

財力不逮亦有其由雖曰富人鄉曲造宅一則無雇人之勢也一則有廢農之患也若使木店瓦窰盛設則雖曰窮鄉亦必有開設梓匠等坊局募集貧漢受價雇役者矣如此則造宅之費不啻頓減何邑何村其無造成瓦屋之富人乎

四民一分百事容易水到渠成沛然無難到處邑底店肆邸芽必然鱗次稠密矣村野亦必有鄉宦人家

富民茅宅及邑底商賈田莊别業之屬次茅造成矣及其稍成頭緒之後則窮僻鄉邑必將噲然改觀頓無冷落蕭條之態必有殷盛繁庶之效其爲國家之利無大於此矣

傳曰衣食足而知禮節此非虛言也設使此法一成則商賈富民例皆擔當本縣百事矣

所謂百事城池橋梁義學義莊道路之類是也

我國外方無城池國力不逮故也雖中國亦賴富民而築城盖富人重其財產苟有合衆斂財以城本邑之勢則渠不得不子来助築以衛家帑中國野城大

抵三里七里之郭而無非富民之所為也至於村居富人亦有築塢設堡以為自守之計此事一成則國有金湯之固此一利也

橋梁之政非井田則公家不能主之庶民不能倡之必有各邑富商大賈流通往来然後病其渡涉之艱而先倡合財完固砌造矣此又公私之一利也

義學之制自宋始行蓋黨塾遺意而羽翼學校者也富民大商衣食既裕則又望其子孫之立身顯揚立塾村中延明師而教群蒙自是必然之理也到處皆有此事則文風丕振蔚為國家之用矣此又一利也

我國地勢雖多山險然經行大路及邑底鄉村之路皆有修治平坦之理無人主張無人擔當如拳小石亦不鑿去故道路甚惡每不免發民修治果若商法一成則到處商店必治其邑内之路次治其自邑向村之路次第修治必矣或曰此何意也荅曰村人有買於邑底邑人有賣於外村人皆病其道路之險礙豈不同力修治乎中國邑城各鋪例以太平小車獨輪輓輅滿載泡藍果實生熟魚肉塩醬油醋等日用之物以及寒暑腫傷丸散救急膏藥至於浣衣之米糊粉糍等零瑣物件使人出賣外村主客同心料率

田夫雇集石工平治道路以便往来我國有商法則此亦必成斯又國家之一利也

富好行德亦人之秉彛也苟有如范文正之先倡義莊者則富民大商之稍自好者亦皆從而效之置田儲穀以恤其宗族婚喪與飢餓者見今中國此風大行甚爲窮民之益此無他商法成而商利厚故人既富而有好名行德之意也國家從而立法勸奬旌以義門義民則吾東亦豈無爲此者乎此又一利也

或曰子之禁斷火田之論豈出於長養材木易搆室屋以致民户繁盛之意乎

答曰此固禁斷中一段意思而大意豈但止此乎我國自是依山爲國之地也顧今遍國山炭皆被火耕兀兀濯濯全無山形山之有樹木比之人則毛髮與衣服也豈有髡髮裸服而能爲人者乎無樹木則山罔破落不能滋潤泉源故大澗小川擧皆涸絶以致潴水之根漸小灌漑之功罕施山之有水泉比之人則津液與榮血也豈有津枯血涸而能爲人者乎山童水渴民窮財盡自是次第必然之理也

傳不云乎皮之不存毛將焉傳樹木之於山川乃其皮也今者山川之皮剥盡則民將何所傳而爲生哉

今若嚴禁火田則不出幾年山皆深蔚水皆逶涌引水灌漑不患不足搆成室屋不患不多山川之氣象人民之生理自當頻爾豐厚不復有蕭條冷落之歎矣欲做國事則此乃第一件最切最急者也

或曰養山林制民産之說何其迂遠之甚乎荅曰多不過幾年可食其效何謂迂遠如子之論則積德百年禮樂可興之訓亦將以為迂而不信歟